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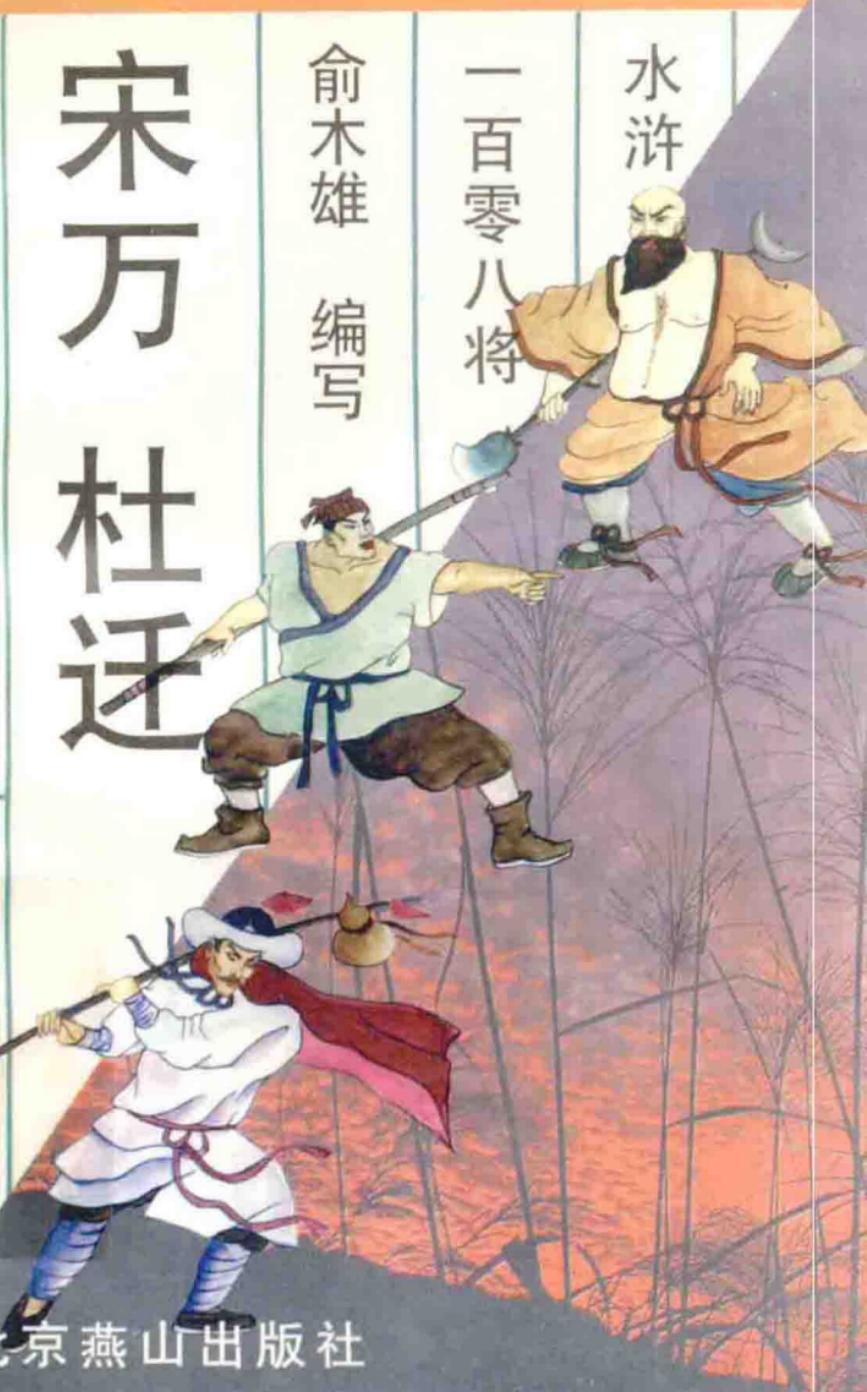
步军将校之三

宋万 杜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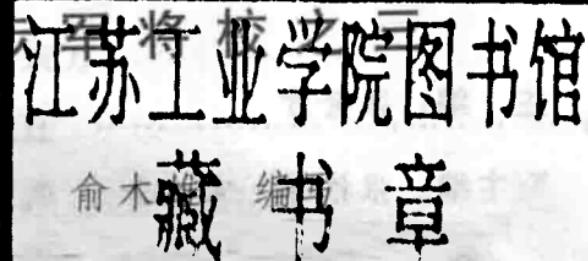
俞木雄 编写

一百零八将

水浒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20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/张金方主编. —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6.12

ISBN 7-5402-0765-5

I. 水… II. 张… III. 故事-儿童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二

1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8946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涞水华艺印刷厂印刷

* * 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 印张 2500 千字

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* * *

印数:1-15000 册

定价:126.00 元

《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张金方

副主编：张根芳 宋 全

编 委：张金方 张根芳 宋 全

欧阳青 李 英 倪公强

高宏凡 张哲生 陈少发

张笑君 安全贵 李永年

刘俊龙 韩国纲 张 宁

目 录

一、云里金刚 宋万	
摸着天 杜迁 (1)
二、出林龙 邹渊	
独角龙 邹润 (39)
三、花项虎 龚旺	
中箭虎 丁得孙 (57)
四、没面目 焦挺 (71)
五、石将军 石勇 (83)

云里金刚 宋万 摸着天 杜迁

宋万，人称云里金刚，为梁山泊步军将校。宋万出身低微，因财主所逼投奔梁山王伦手下。宋万虽武艺一般，不曾立得奇功，但他随梁山大军长年四处征战，功不可没。后死于乱箭之下。

杜迁，号称“摸着天”，为梁山步军将校。杜迁与宋万最早追随王伦山寨聚义，为梁山创业立下汗马功劳。他身经百战，出生入死，大小战役，几乎都留下他的身影。在征剿方腊时被战马踏死。

(一)

说话北宋徽宗年间，老天久旱无雨，晒得赤地千里，禾苗枯死，庄稼颗粒无收。再加上当时瘟疫流行，老百姓无粮度日，缺药治病，日子过得像在油锅中煎熬。到处是拖儿带女的逃荒人群，饿死病死的百姓躺满村头路口。而那些王公贵族根本不顾百姓死活，照样日日酒肉，夜夜笙歌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。为了供自己更好地挥霍享受，统治者不断加重税赋，把百姓仅有的一点粮食也刮个精光，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，无法生活下去，只好铤而走险，上山做强盗，抢劫财物。与其饿死病亡，不如图个一时活得痛快，也不枉到世

上走一遭。许多读书人也无心思再苦苦读那圣贤书，以求中举做官，衣锦还乡，光宗耀祖，而是扔下书本，操起刀枪，霸占一方，做起了打家劫舍，杀人越货的事来。

当时，在山东济州有一个穷秀才叫王伦，家中只有一间破草屋，除了一箱书外，就别无一物了。他有一位70多岁的老娘，无兄弟姐妹。母子俩相依为命，靠母亲上山挖野菜，沿街乞讨度日。这一年春上，大瘟疫夺走了他的母亲的性命。王伦含泪用一领破草席裹了老母，草草掩埋了。然后背起书袋和破雨伞，穿一身打过几个补丁的白长衫就匆匆上路，去参加举人考试。王伦曾多次参加过考试，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总是屡试不中。这一次应考，他把亡母之痛，屡试不第之气，百姓生活之苦，化作一腔义愤倾注笔端，呼吁朝廷要体察百姓疾苦，减轻税赋，要惩治贪官污吏，取信于民。谁知这一试卷惹恼了主考官，把王伦痛打一顿，断了他中举做官的路。王伦举目无亲，心想做官的不让我们活，他们也别想活得舒坦，一时性起，就拉了一班人马，在附近梁山占山为王，做起强盗来，人称白衣秀士王伦。

王伦手下有两位大将，是王伦的左右手，一位叫摸着天杜迁，一位叫云里金刚宋万。这杜迁和宋万是什么人呢？

先说杜迁。据说这杜迁原是天上下凡的地妖星。杜迁出生于一个中小地主家庭，家中原有几十亩田地，几间瓦房，上有双亲，下有弟妹，年幼时节，父母把他送到私塾读书。因为他生性贪玩，读起书来总是昏昏欲睡，只要老师一不注意，就偷偷溜出去玩，上树掏鸟窝，下河摸鱼虾，结伙打群架，独自偷瓜果，什么淘气事都做得出来。老师和邻居自然免不了三天两头上门向他父母告状，因此，他隔三差五不是受老师

一通训斥，就是换父亲一顿痛打。杜迁也就对读书更害怕和不感兴趣了。这样过了一两年，杜迁把书包扔进河里，再也不去上学，受这鸟气了。在家无事，杜迁就和一帮差不多年纪的少年学刀舞枪，练起武来。转眼一过几年，杜迁长成了一个高大粗壮的青年，一顿能喝十几斤酒，吃好几斤肉，力气过人，武艺也大有长进，闻名乡里。

杜迁 20 岁这一年，他们村与邻村为争夺一块山林，两个村都出动了上百人打起群架来。两村队伍相遇，喊声震天，锣鼓齐鸣。杜迁头裹白巾，手持朴刀，冲在自己村队伍最前面。他依仗自己人高力大，挥刀乱砍，一连杀死了好几个对手。这场混战，从中午杀到黄昏，两个村都死伤无数，惊动了官府，上面派人下来缉拿闹事首领和杀人凶手。杜迁在村里呆不下去了，逃命要紧。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，他背着一个青花包袱，提着朴刀，逃离了家乡。杜迁于途中遇上了带着几个喽罗打家劫舍的王伦，两人意气相投，相见恨晚，一拍即合。

后来，官军追缉他们，东奔西躲，无处藏身，两人就逃到河北沧州横海郡财主柴进家避难。柴进是一个家资殷实，性格豪爽，仗义疏财，喜结四方豪俊的义士，又沾着是皇亲国戚，远近有难之人，多得到他的接济。王伦、杜迁慕名投奔他家，进了庄门，报上姓名。柴进到大门外迎接，引到客厅，分宾主坐定，献上香茶。王伦、杜迁自述生平经历，然后说道：“江湖上久闻大官人仗义豪爽，多解人之危难，因此我两人今日冒昧前来打扰，如蒙官人宽恕，容在贵处暂避几日，则不胜感激。如果实在为难，也不妨明说，或放我俩一条生路，指点我们投奔他处，或把我俩捆绑起来送交官府！听凭官人吩咐。”说完双双跪在柴进面前。柴进连忙把他们俩扶起，说

道：“时世艰难，公道不彰，两位铤而走险，也是出于无奈，情有可原，不难理解。两位壮士，若不嫌弃我家招待不周，不妨在敝庄住上几日。只是兄弟我一清白之人，你俩长住我家，官府知道，必连累我家和无辜村民，还请两位能体谅我的苦衷。”于是，柴进就叫人打扫房间，安顿王伦、杜迁住下，并且每日好酒好肉招待两位。过了些日子，王伦、杜迁看看官军追捕风头过去，为了不连累柴进，两人要辞别柴进。柴进又赠送了不少金银玉帛给他们，送他们上路。两人后来在梁山泊落草，不忘当年柴进接济之恩，经常书信往来，情义与日俱增。

再说王伦与杜迁在梁山落草不久，又来了一位英雄好汉，他就是云里金刚宋万。这宋万传说也是天上下凡的地魔星。宋万从小父母双亡，孤苦伶仃一人，家无立锥之地，靠东家一口食，西家一件衣救助才长大。12岁那年开始他就给本地一户财主家做长工，清早挑水，白天放牛下地，夜晚磨面，流过万滴汗，吃尽千般苦。财主不把他当人看待，只把他当作会说话的牲口，什么重活累活都叫他干，连生病了也不让他休息一两天。吃的是猪狗食，住的是牛栏棚，稍不如意，轻则痛骂，重则狠打。就这样，宋万在财主家一干就是十几年，慢慢长成了一个五大三粗的结实汉子，只是快30来岁了，连个媳妇也要不上。

这一年秋种季节，宋万背着犁牵着牛，冒着毒辣辣的太阳下田耕地。由于连日劳累，太阳又毒，他耕了一阵地就渐渐觉得手脚无力，胸闷头昏，眼前金星乱闪。于是，他卸了犁，把牛放在田边吃草，自己到田头树荫下，捧起瓦罐痛痛快快地喝了一气凉水。他心想，为东家做牛做马也十几年了，

东家不识好歹，今天病了，不如休息一会再说吧，就闭上眼睛，躺在树荫下休息起来。等到他一觉醒来，早已是夜幕降临，群星闪烁了。这时宋万慌了，四处找牛，哪还有牛的踪影？宋万以为天黑牛回自己家去了，就匆匆赶回财主家牛棚去找，也没有发现牛。财主听说牛丢了，就硬说是宋万贪财，与人合伙把牛盗卖了。宋万苦苦申辩，说是自己中暑得病牛才走失的。财主把牛看得比宋万命还重，哪里会信宋万？叫几位家丁把宋万狠狠打了一顿，又捆绑结实，饭也不给吃，把他绑在牛棚内的柱子上，准备第二天送到官府告他与人合伙盗卖耕牛之罪。宋万满腔怒火，恨不得一刀杀了这东家老畜生，但他被绑得不能动弹，只好低头叹息。夜半时分，财主家一个十四五岁的小长工带着菜刀偷偷来牛棚。这小长工是宋万在财主家最要好的穷兄弟。小长工用菜刀砍断捆宋万的绳索，又把自己偷偷省下的几个冷窝窝头塞到宋万怀里，叫宋万赶快连夜逃跑。宋万说了声“谢谢小兄弟”，就从小长工手中抢过菜刀，三脚五步冲上正房，一脚踹开房门，把还在梦乡中的财主夫妻俩砍了个脑瓢两瓣一命呜呼，然后一把大火，烧了财主家，连夜就逃走了。听人说梁山泊有一群英雄在山寨聚义，好打不平，劫富济贫，与官府作对，宋万头也不回就直奔梁山泊来。

宋万投到梁山泊，王伦、杜迁带领众人迎接。大家听了宋万通报姓名，道了经历，都感慨不已，说早就该杀了那老畜生，上山来过玉皇大帝也管不着的生活了。同是天涯亡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！当下，王伦、杜迁摆下酒席，同邀宋万入伙。三人又效仿刘备桃园三结义，设下香案歃血为盟，结为兄弟，推王伦为首，杜迁排行为二，宋万居三。自此，三

人在梁山泊扯起大旗，安营扎寨，砌路设关，做起打家劫舍，杀富济贫等无本万利的买卖来。一时间许多犯下弥天大罪，无路可走的人，都纷纷慕名投奔山寨，人马像滚雪球一般，一二年，已有七八百之众。三人带着众人霸占一方。附近的百姓一听说梁山泊人马来了，无不谈虎变色，躲避三舍，连靠近梁山泊的附近水域都不敢去打鱼。官府曾几次派人征剿他们，却对他们奈何不得。他们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更不把官府放在眼里，按功论奖赏，大称分金银，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活得好不自在！

(二)

当时汴京有位 80 万禁军教头叫林冲，因受高太尉陷害，被解送到沧州牢里管军草料场。高太尉还不放过他，派陆虞候追杀到草料场。林冲忍无可忍，一刀结果了陆虞侯性命，并杀了两个陆虞侯的随从，放火烧了草料场。若闷之下，林冲自己也醉倒在雪地里，被柴进庄上的人救起，经柴进推荐，投奔到梁山泊来。

林冲来到梁山泊湖边，在一间王伦手下头目朱贵开的酒店住了一夜。第二天，朱贵带林冲上梁山泊。这梁山泊在山东济州府地面上，方圆八百里，一片汪洋，巨浪如山，湖泊中多小岛峰峦，港汊湖弯。湖中芦苇连天，如万杆标枪。朱贵来到湖边一个小亭子里，从窗上取下一张画了喜鹊图案的弓，搭上一支响箭，朝对面枯萎的芦苇丛中射去，不多时，从对面芦苇丛中摇出一只小船，把朱贵和林冲送到梁山脚下的金沙滩。滩头路边，都是合抱粗的参天大树。经过半山一座

断金亭子，就是一道关口。关前摆着刀枪剑戟，弓弩戈矛等18般兵器，几个兵士手执刀剑把守关口，四边还有檑木炮石。引路的小兵已先去通报王伦等人。两人来到山寨大厅，林冲看见中间交椅上坐着穿白衣的头领，想必是王伦无疑了。左边坐着身材高大的汉子，原来就是杜迁。右边交椅上粗黑结实的汉子，他就是老二宋万。林冲向三位施了礼，递上柴进的推荐信，道了投奔入伙的缘由。王伦看了信，一面叫人摆上酒席，招待林冲，一面心里想道：“我是个穷秀才，和杜迁、宋万结伴在这里落草。我自己没多少本事，杜迁、宋万的武艺也平常，未见过什么大世面。如今林冲来了，武艺本事都比我们强，以后我这头把交椅还坐得稳吗？不如早推他走，不收留他，只是柴官人那边不太好交待，如今也顾不得这么多了。”于是，王伦席间对林冲说道：“兄弟我此处地小人多，我又无才无德，贤兄前程远大，只是偶遭困厄，不可在这山野之地误了大业，请万勿见怪！”大家一见王伦要推林冲走，都认为王伦小家子气，不讲交情。杜迁起身抱拳，高声对王伦说：“大哥，我们有苦同当，有福同享，山寨里就怕多林冲一个人么？大哥如果不收留林教头，柴大官人知道了会有多生气呢？当年多亏他救了我俩，要不我们早就没今日了。现在他推荐一个人来，这一点面子都不给，推他出去，这怎么行呢？”王伦白了杜迁一眼，闷声不响。宋万见了，也上前劝说王伦：“大哥，古话说得好，众人拾柴火焰高。今日林教头投奔我们，正是我山寨大幸事，老天爷帮助我们，看在柴大官人面上，我觉得应该留下林教头，让他做个头领，好好训练训练我们的人马，提高兄弟们的武艺，将来与官军打仗也好。否则，就这样让林教头走，这件事传出去，江

湖上的好汉会笑话我们。”王伦见两位左右手都要留林冲，也就不再坚持自己意见，只得点头同意，留待以后再说了。大家轮流敬酒，庆贺林冲入伙，大醉方休。

此后不久，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等七人劫了生辰纲，官军追捕得急，也只得投奔到梁山泊来。王伦、杜迁、宋万和林冲等人迎接。晁盖等人把投奔缘由讲了一遍。王伦又无意收留他们，安排晁盖他们暂且住下。第二天，王伦又摆下酒席招待晁盖等人，准备在席上把话挑明。宴席准备停当，宋万骑马带了几位小兵，抬着七乘山轿，来到晁盖他们安歇的山寨前，请晁盖等赴宴。来到南山水寨，王伦、杜迁把众人接了，大家坐定，轮流把盏敬酒。时至午后，酒过几巡，王伦叫人捧上一个大盘子，盘中放着五锭大银，然后起身对晁盖说：“感谢各位豪杰抬举我们，来到这里，只恨这寨小池浅，安不下真龙腾蛟，只好烦请诸位另择他处。一点小礼，不成敬意，聊作盘缠，敬请笑纳。”杜迁、宋万看王伦事先也不与自己商量一下这件事，就说出这番话来，心中一肚子不高兴，只是场面上不好发作，只拿眼斜看王伦。王伦装作没看见。未待两人发话，林冲早已耐不住了，两眼圆睁，双眉竖起，一脚踩在交椅上，手指王伦破口大骂起来：“我上次来，你也是这番话。今天晁盖兄弟七人来，你又是这番话，这是哪门子理？像你这样一个没多少本事，又心胸狭窄之人，怎能做山寨之主？”说完，一脚踢翻椅子，从衣襟下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刀来。杜迁、宋万赶忙起身解劝，无奈阮小二拖住了杜迁的手。杜迁对王伦叫道：“大哥，你太草率了，这事要好好商量才是！”宋万也被阮小七拦腰抱住，只好对林冲说道：“林教头鲁莽不得，坐下慢慢商量，不要伤了大家和气！”王伦原来

就不情愿留下林冲，现在见林冲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指责他，一时怒气大发，叫左右上前夺下林冲手中的刀。没等左右兵士动手，林冲已抢前一步，一把抓住王伦，大声骂道：“这梁山泊是你一个人的吗？你这嫉妒贤能的小人，不如杀了你！”手起刀落，众人正待上前解决，王伦的头已被林冲砍落在地。杜迁、宋万见此情景，只得叹一口气推晁盖为山寨之主。众人重新落座排了座位，杜迁坐了第九，宋万坐十。

有一天，晁盖正在山寨聚义厅商议事情，山下小兵来报告，说是济州府派团练使黄安，带领一千多人马，乘着几十只大小船只前来征讨梁山泊，现在正在湖边石碣村驻扎。听完报告，军师吴用笑道：“各位不必惊慌，我有良策可击退官军。”于是，他给阮氏三兄弟、林冲、刘唐等人安排了任务，然后转身对杜迁、宋万吩咐道：“你俩带二百水兵和步军，分头埋伏在东港和岸上林中，待阮小二他们把官军引诱进来就动手。”两人点头听命。

这是晁盖当山寨之主，迎战官军的第一仗。大家自然是格外谨慎尽力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杜迁、宋万带领人马早早埋伏在东港岸边和树林里，还有湖中芦苇丛中，等待官军前来送死。日上三竿，阮小二等人把黄安的大队人马船只引诱到湖中，向西港撤去。黄安也非等闲之辈，他自带一支人马来追赶阮小二他们，分出一支人马绕道东港包抄过去。杜迁在岸边远远看见官军的船过来，叫两只小船出去把官军诱进埋伏圈。两只小船各坐五人驶出芦苇荡。官军见了，奋力摇船前来追赶。追不了多远，官军已进入埋伏圈，杜迁一声令下，四面小港里一下子钻出七八只小船来，船上的梁山泊兵士纷纷搭箭朝官军射去。箭像蚯虫一样，密密集集，把官军射得

哭爹喊娘，一连伤倒几十个。官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连忙把船朝另一条小港驶进去，来到一个狭窄的港口，只见杜迁正指挥二三十个人在两边岸上牵着一条大绳索，绳索横在港口水面上，官军的船被拦住过不去。官军正急得团团转，杜迁又叫人把早已准备好的石灰瓶子和石头往船上砸。一个个石灰瓶砸在船上，腾起一团团白烟，迷住了官军的眼；一块块石头掷到官军头上，流出一股股鲜血，吓破了官军的胆。官军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剩下的只好纷纷弃船跳进水中逃命。杜迁又是一声号令，带领士兵跳进水中，拖住官军，扭打在一起。

一小队官军血战一阵，从水中爬到岸上，杀开一条生路，爬过一个山坡，才喘过一口气来。他们在一座树林里刚想坐下歇一歇再逃命，谁知只听林中一声口哨，又一队梁山好汉杀将出来，冲在最前头的正是宋万。惊魂未定的官军只好慌忙起身，仓皇应战。宋万几步冲到一个还未站立起来的官军前当胸就是一枪，把那官军捅了个四脚朝天。宋万使劲一拔手中的枪，一股污血从官军的胸膛喷射而出，染红了宋万的枪杆。另一个官军见了，从边上拿刀扑杀过来。宋万横枪一拨，把他手中的刀挑出一丈多远。然后又是迎面一枪，结果了他的性命。宋万手下的兵士团团围住官军杀成一堆。本来就是败将残兵，哪是宋万这些人的对手，不多时间，把从湖中逃出来的官军杀的杀，捉的捉，收拾干净了。然后，宋万与杜迁人马合在一起，押解着生俘的官军，朝山寨而去。

几班人马回到山上，阮家三兄弟早已把黄安活捉上山。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等人山边迎接。众人来到聚义厅上，杀牛宰马，庆贺胜利，从此，官军再不敢对梁山泊轻看，轻易发

兵来征讨了。

(三)

山东郓城县有位英雄，人称及时雨宋江，英名远播，人人仰慕，因杀死恶女阎婆惜，躲避官府追捕在外一年多，后回家探望父亲宋太公被官军捉住，押往江西江州服刑。在江州时因他在浔阳楼上酒后吟了反诗，与设计救他的神行太保戴宗，都被蔡九知府和黄文炳通判陷害而问成死罪，只待五天以后开斩。

梁山英雄仰慕宋江，早想邀他入伙，听说以上消息，军师吴用经过计谋策划，准备在法场上劫人，解救宋江和戴宗。这一天，杜迁、宋万随晁盖下了山，一班英雄好汉都扮作各种各样的人，跋山涉水来到江州，混入法场。开斩这一天的法场上，只见白日惨淡无光，浓云密布，阴风怒吼，一派肃杀气氛。宋江和戴宗五花大绑，身锁木枷，被刽子手推到场中，只等午时三刻一到，就由监斩官宣布行刑。在高高的监斩台上，端坐着面露得意之色的蔡九知府等人。法场正中，官军用枪棒团团围住，挡住来看杀头的人山人海围观百姓，杜迁、宋万扮作一伙舞弄枪棒卖膏药的江湖流浪艺人，拿着家伙从法场西边拼命往里挤，挤到了人群最前边。一位官军见了大声喝斥：“你们挤什么？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！你们想找死啊？”杜迁毫不示弱，大声回应：“你们威风什么？我们江湖艺人冲州撞府，什么地方没去过？我们来看一看有什么要紧？”宋万扬一扬手中的长枪，也接口说：“对啊！看杀人有什么不可以？就是京师天子杀人，也没有不准老百姓看！你

们这个小地方杀一两个人就不准我们看，真是古怪稀奇！我们是看定了！哪天天子下圣旨说以后杀人不准百姓看，你再威风吧！”两人的一番话气得那官军七窍生烟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午时三刻一到，两边刽子手便去动手打开宋江和戴宗脖子上的木枷，准备行刑斩首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李逵从十字路口茶楼上手握两把板斧，像鲲鹏展翅一样凌空飞下，手起斧落，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手，去救宋江和戴宗。随着晁盖的“兄弟们杀啊”一声号令，梁山泊好汉们都拿出武器，和官军们混战起来。杜迁抡起手中木棒，朝眼前的一个官军脑袋上奋力劈去。那军官还没反应过来，已是脑袋开花，倒在了地上。宋万也舞起长枪，与一个手执大刀的狱卒对杀起来。狱卒将明晃晃的大刀向宋万脑门砍过来。宋万后退一步，横枪挡住，“当”的一声，枪头与大刀相碰，冒出一阵火花。宋万收回长枪，朝狱卒的心窝就是致命一刺。狱卒偏身一移，宋万的长枪从狱卒的腋下穿过，狱卒一把抱住宋万的枪杆。谁知宋万使劲一拉，锋利的枪尖从狱卒手中拔出，狱卒顿时四指落地，痛得鬼哭狼嚎，然后宋万朝狱卒一枪，这下正中他心窝，只见他白了眼，仰身倒下。再说杜迁劈开了一个官军的脑瓜，旁边一个官军拿着木棒从背后冲了上来，杜迁眼明身疾，一个急转身挥棒迎住，两根木棒上下飞舞，水泼不入，雨打不进，打得难分难解。杜迁卖了个破绽，那官军抢前一步，趁机朝杜迁脑袋上横掠过来。杜迁蹲下身子，躲过飞过来的棒头，顺手将自己手中的木棒，朝官军腿上飞扫过去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官军的腿断成两截，沉重的身子失去支撑，顿时像一只装满砂子的麻袋，重重地瘫落在地。杜迁见状，抢上一步，朝他的脑袋又是奋力一棒，那官军早已